

无望村的馆主

《无望村的馆主》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1 年 7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署名季孟。
1983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修改较大，本书作为附录节录了部分章节。

小 引

“车夫，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这很难说，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约还有多远？”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至少还有三十五里。”

“可是你早晨答应我我们今天晚上赶到的。”

“天不作美，先生。这样大的雪——他[它]要我们搁在路上，就是我答应过你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走快一点好吗，这样我们要冻死了。”

“你看这怎样能走快呢？我们连路都看不见。”

“你能不能打几下你的牲口？我看得出的，你不是在打它；你只是用鞭撩摩它。”

“先生，我就是打死它，我们也不能再走快了。喔！碰着这种天气——你看它全身都是汗，全身都是冰。 喔，走啊！”

“我们真的要冻死在路上了，车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俗话，先生。人家说一个人命中注定应该冻死，到了他跳到火海里也还是冻死。”

以上是我跟我的车夫的谈话，我们已经这样谈过无数回了。这正是腊月末，我准备回到家里和我的父亲过年。我们在河北平原上，大雪从上午起就在我们周围飞舞着，盘旋着，好像要将我们埋没，要将我们卷去。雪是像雾一样毫不怜惜的降下来，将大路和田野填平。整整一

个下午，我们在路上没有看见一个行人，甚至没有看见一只鸟兽。雪使我们和世界隔开，有好几回我们疑心我们业已离开大路，走到荒野上去了。我们仅仅在我们走过的地方看见几棵小树，几座掩埋在雪下的荒坟。

我蜷缩在车箱里，毫无主意的望着车夫的骡子。

“我们也许业已迷路了，车夫？”这是很可能的，你只要想一想北方腊月底的大雪，大雪中看不见路迹的荒野。

我的车夫缩着脖子，将手笼在袖子里面，将鞭抱在怀里，毫无希望的望着远处。他的帽子上，披着布袋的肩膀上以及脊背上全堆积着雪。

“……”他没有回答。

至于这骡子——我的车夫的骡子，这个好畜牲正不胜苦恼的在雪中挣扎，时常好像要倒下去。雪不留情的向它打下来，它的样子看起来比我们更没有希望。它的肚子底下和两股中间都冒着白烟，大耳朵在空中树[竖]着，像两片荒蛮热带的一种花瓣。

看着这个衰老的畜牲使我们悲痛。它的情况使我想起它的命运，这种“拉脚的”畜牲的命运！假如这不仅是一种空想，不仅童话中才有，它会思想并且曾经思想过，我相信它老早就想倒下，并且平静的，比活着更能使它快乐的睡在这北方的荒原上了。倘使它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倒下去；唉，‘它将会叹一口气；现在完了，这是多么好啊！’它——无人过问的在荒野上躺着，随后风雪将它埋葬，难道这不正是它渴望的吗？它还活着做什么呢？它已经吃过大苦，已经用尽全部力气，它为什么会不喜欢这种永远的安息？

“我们现在究竟是往那[哪]里去的呢？我跟我的车夫说；我相信我们真的迷路了。你记不记得这附近有什么地方让我们躲避？”

现在我已经不再希望回到家里，只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庙，一所草屋，甚至谁家的坟园都行，只要能替我们遮掩这一阵大雪，给我们一点庇护。

我的车夫仍旧毫不动弹的坐着。

“唉，先生！”这个可怜人仅仅叹一口气，他什么都不知道。

无尽的北方荒野和风雪包围着我们，雪在我们上面和四周旋转，空中渐渐的变成铅灰色，渐渐暗下来，夜晚开始来了。除去呻吟着的车声和牲口的喘息声，我们听不见任何声音；雪遮断了我们的视线，其先我们还能看见离开我们数十丈远近的田野中丘墓上的小树，现在是连这些也都看不见了。

我们都不说话，好像在等待一个结果。

“我们要到了，先生！”我的车夫忽然叫道。

“我们要到什么地方？”

“一个庄子，先生。喔！一个庄子！”

“什么一个庄子？”

我向前面望着，雪是一匹无际的白纱样降下来，我什么都看不见。

“前面不远有一个庄子，”车夫吆喝着鞭打了骡子说，“你看那筒碑，还有那碑前面的井。”

在我们前面的确有一筒碑，并且不止一筒，往里面去还有许多筒，它们有的在地上躺着，有的已经残缺，有的仍旧光光的站在空中。在它们北面是一个荒场，上面生长着类似枸杞的小灌木，有些地方从雪下面突出来，另外地上还有一口大钟。这无疑的是一座寺院的遗址。

“要是我记的不错，先生，”我的车夫接着讲，“我们就要到无望村了。我想它叫无望村，七年前我到这里来过。这庄子上有一个财主，一个游戏班子的，一个败家子！有一次他病了，我把他送回来。”

“你敢担保是无望村吗？”

“我敢跟你打赌，先生。”

我的车夫十分快活，你可以想像当人们在绝望中忽然得救的情形，他兴奋起来，同时话自然也多了起来。我——也许比他还要快活，虽然是我们走错了一点路，我们离开了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地方过夜，我们不致冻死在荒野上，甚至不至于挨饿，这就是我们要求的全部。况且无望村，它曾经被人们编成种种故事传说着，散布着，在我的少年的脑子里涂上种种不经的荒诞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遇，这个无望村，我早就觉得我们有一天会遇着的，

我早就在幻想着它了。

我的车夫极轻快的摇着鞭，同时他还向我讲着他七年前所送的客人，那个无望村的宕子。

我却什么都没有听见。

比较大的树木慢慢出现了，虽然它们比我们看见过的任何村庄上的都小一点，从它们我们却仍能看出我们是在慢慢走近村庄。这些都是桦树，白杨或是柳树，它们慢慢的增多，慢慢的增稠密，从它们整齐的行列看来，它们被栽在这乡下的大路旁边的年代还不十分长久。它们还没有长成足用的材料，因此它们也没有被人砍伐。

这个村庄不能不说是一个稀有的村庄。它并没有多少人家，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庄子，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大的老旧的地主住宅。它几乎占去了村庄的二分之一，在它的左右，是许多矮小茅屋。

我怎样来说它——这座地主的庄园的可怕——或是说悲惨情形呢？它的盖着雪的屋顶是东一座西一座的，没有秩序的。你可以想像到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拆去了，有的还留着几垛墙，有的墙壁被捣穿了。在这些悲伤的老屋周围，用黄土筑成的垣墙大部分已经倒塌了。然而使人最不能忘记的，却是它们没有东西遮掩，全村庄都是赤裸裸的，令人觉得羞耻的，仿佛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光了，人已经迁移了，连各种牲畜都逃亡了。

我们常常说，假如要估量一个村庄的盛衰，我们首先应该看它的树木。

“你看这庄子蓝蔚蔚的，它好像在生长，在冒着烟。”人们曾经这样讲过，并且直到现在还这样讲，这是一个真理，对于任何村庄都可以拿它评断。

无望村——现在它是几乎连像样一点的树木都看不见了。一种说不出的荒寂，我感到一阵失望，一阵空虚，它的情形使人觉得它在许多年前就断绝了烟火。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村庄，在街上我们没有看见人，只有雪从空中降下来。但是忽然间从路旁出现一个乞丐，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模样像一

个乞丐，没有人知道他先前在什么地方。这个出乎意外的人头上戴一顶开花毡帽，因为他上面的钮子没有扣上，可以看出他上身只空空的穿一件马褂；在下面，是一条变成泥土色的，一条从膝部以下完全烂掉了的单裤。他的鞋已经没有后跟，它们交换着击打他的光着的脚踝，并且每一步它们都从后面掀起雪块。为了抵御寒冷，他抱着臂膀尽量把头往领子里缩下去，他的在雪中蹒跚着的模样像一头骆驼，或者更恰当些说，像一只鹭鸶，使人觉得他比完全赤裸着更加悲惨。

“这庄子上有喂牲口的地方吗？”我的车夫用不大敬重的口气问道。

“有，有；那边有一个店。”那个男子向我们奔过来，一面瑟缩着回答。

车夫于是在空中打了一个响鞭，不久我们便在村庄头上——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了。这院子看起来正跟这个村庄一样，它们同样荒废，同样没有生的意向。庭院中间有几根柱子，这无疑的是夏天搭凉棚用的，现在它们光光的在雪中树〔竖〕着，一任雪在它们身上敲打。其中有一根下面放着一个极长的板桌，或者它根本不能称为桌子，它只是在一块大约有一丈五尺长的木板上凿几个洞，另外安上四条连刨都不曾刨过的木棍〔似〕的东西。你可以想像——当没有风雪的好天——偶尔〔从〕这里经过的贩夫走卒就在这里打尖。

这是一个乡下客店。

它——这客店有三间构造简陋的上房和五间同样简陋的厢房，人们一看就知它们是在匆忙中盖成，当初人们盖造它们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计划，没有经过思考，匠人们也没有用过心血，他们只是为着应付急需把材料凑起来，为着急需砌起墙壁，嵌进门窗，架上梁檩。另外这客店还有一所厨房，一个敞棚，一个猪圈，最奇怪的却是正朝着上房有一座戏楼。这个怪东西——说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客人都不免惊异，像旅行家当初望着古埃及的宫殿一样发生疑问：当初人们为什么要把它建筑起来？人们可以看出这里并不曾演过戏，它的被风吹裂了的柱子和檐饰还没有油漆过，它的遮断前台和后台的隔壁没有镶上，人们自然也

没有地方去绘“天官赐福”。这时候上面正堆着许多柴草，令人起一种类乎走进乡下的破庙的感觉。

当我们的车子在院子里停下来时候，从厢房里走出一个长工，同时却从另一方面——从厨房里伸出两个头，一个是将近四十岁的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脸上同样惊讶，显然他们没有料到在这种天气会有客人。

那个男子接着也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穿一件藏青棉袍，上边著一件黑直贡呢马褂，腰里束着极板整的腰带，头上戴着一顶绒线编结的帽子，拉下来的时候可以将头全装起来，像一个布袋一样。他的身材是相当高大的，脸上剃的很光，眼眇[梢]上有一个小疤。我猜想他就是店主。他的模样使人想起所谓乡下光棍，就是那种有几分狡诈，极讲面子，一面又喜欢占一点便宜的好汉。

“你们从哪里来呀，客官？”他向我们大声招呼。

车夫却很不高兴的从旁边答道：

“顺德府！”

“哦 顺德府 怪不得车帷子上都是雪。”

店主笑着向我看了一眼，然后我们走进上房，同时也就是店主的卧房。这房子外面的两间和里面的一间隔开，从下面可以望见被烟熏黑了的屋顶，一排一排好像骨骼似的椽条和梁木。房子中间摆一张蒙着油垢的八仙桌（它令人厌恶的在薄暗中发光），上面供着财神。此外是一张足足可以睡三个人的雕花大床，一个没髹漆过的板桌，几把极考究的太师椅子。

（请你不要惊异，这些怪东西——太师椅子和雕花大床，你只要想想你就会相信它们无疑的都是一个破落主子卖出来的旧物。）

我站在这个丝毫不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房子中间——在这里你一开始就闻见一切乡下客店里的特别气味，灰的气味，鸡的气味，草的气味，潮湿气味，油腻气味，最后再加上空虚和凄凉，一种令人无从诉说的情调，一种衰落——旅行在内地时到处可以看见的衰落和阒寂。

“辛苦了，先生。”店主向我做出一个又愚蠢又狡诈的笑脸说。

说实话，我厌恨一切这种同类的口气，你听起来它好像是一个村长

在招待过境军队。

“你有劈柴吗？”我很不快活的问他。

“有，有。”他答应着从门后拿出一堆棉柴，另外又拿出几块极大的树根。“这种天气，先生，出门真够瞧的！”

我们不必再听店主的叹息，五分钟后所有的不快活几乎完全离开我了。我开始感到我是在一个乡下的小店里；在这种客店里，这种情形任何人都能想到，“请你稍微受一点委曲[屈]，先生”。但是请不要埋怨，我们不是在令人绝望的旷野上，虽然大雪仍旧包围着我们，我们却不必为我们的睡觉担忧。

我坐在椅子上向火，火焰一闪一闪的在我前面跳动，被雪打湿的树根可爱的吱吱叫着，爆炸着，摧人流泪的冒着烟，雪很快的在裂缝中融化。一种困倦开始占领了我；我什么都不想了，什么新年，什么老家，什么风雪，什么无望村，什么“先生，你稍微受一点委曲[屈]……”全都远远的离开我了，它们好像跟我根本没有关系。

正在这时候——就在我感到温暖和疲倦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先前在无望村街上碰见的乞丐，他正帮着车夫和店里的伙计将车子推进敞棚，无疑的他希望得到几个酒钱。我望着他们放好车子，接着他穿过院子，仍旧跟先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一样抱着臂膀，很快的向上房跑过来。他的身上全是雪，帽子上，肩背上，裤子上，脚上，他并不打掉它们。

这个可怜人像发疟疾似的抖着。他在门口站了一站——没有一个人招呼他，没有一个人理他，好像根本就没有人看见他——然后他向火堆走过来。

“啊！”他嘴里发出声音，表示他十分寒冷，刚才在外面受了大苦。

说着他就在我旁边蹲下去，他很快的伸出手，一直把它们送到火上。

现在我已经能将这人看清楚，他的瘦弱的手上和腿上，他的像蜡[蜡]一样黄一样透明的脸上，尤其是鼻子两边有着很厚的泥垢，正像油坊的烧火夫，它们完全把他蒙蔽起来了。他的手和腿是说不出来的齜齜，并且是龟裂的，上面裂开许多小口，淡黄色的血水正从里面沁出来。

虽然是这样龌龊，虽然他已经几乎完全被烟垢蒙蔽起来，你仍旧能看出他的皮肤的细致，你仍旧可以看出他是被温暖的柔软衣服包着长大起来，他的手决没有掘过地，他的腿也没有在田地里用过力气。他的眉是又浓又长，他的脸上看不出隆起的肌肉，没有深刻的皱纹，他的被包围在稀疏的黄胡子中间的嘴很薄很小，他的耳朵跟贝壳一样可爱，即使它们被风雪和饥饿和灰尘摧残了，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他的腿——光光的露在外面的腿不住弹抖。

“啊！”他的嘴里第二遍发出声音。

他并不看什么人。

“他是做什么的呢？在这时候，他从大风雪中来。”我怀疑的看了看店主。

店主正在火前面蹲着吸烟。他从眼角里向那可怜人瞥了一下，极轻的，同时也极看不起的，他的神情很不愉快。

“你来做什么？”他忽然向那人诘问。

那人并不马上回答。他默然望着火，雪和冰在他头上融化，水一直流到他的脸上。白色的蒸汽从他身上冒起来，从他身上散布出一种令人呕吐的腥膻和类似油腻与粪便混合起来的臭味。接着他把颤抖着的手缩回去，用手背抹去快要滴下去的鼻涕。

于是他勉强做了一个笑脸，样子很羞惭，好像他很抱歉。

“来看看你呵，胡大海。”他停了一停说，他的声音很低。

这个五百多年将近六百年后的现在的胡大海皱了皱眉，显然他对于这话并不满意。

“前天你刚来过，难道你记不得了？你不看见这里有客人吗？”

那人仍旧羞惭似的向火笑着，仿佛说：

“可怜可怜罢，胡大海，你知道外面下着这样大雪。不错，前天我才来过，我并没忘记，但是这种天气，你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他的脸上并没有乞怜情形，他的笑是不得已的，冷淡的，好像他有什么一种把握，一种——你在一切实走在绝路上的人〔身上〕所能看见的那种衰败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又仿佛说：

“你无论怎样都可以，你可以随便怎样作，这是你的权利。我不跟你争论。你看着办好了，反正我不走了，你赶也赶不走了。”

店主——胡大海用树枝拨火。然后是一阵沉深的静默。

“去，去，滚你的！”

胡大海忽然恼怒的向门外挥着手，好像预备走出去似的站起来这样骂。

“你今天来，明天来，姓胡的又不是你老子，我前世欠着你吗？”

我以为这里将有一场争吵，然而事实却又意外的平静。这被驱逐的人仍旧笑着，不过更勉强了，更冷淡了，从他的无耻的脸皮下面弹动着一种激动，一种恶意的嘲笑。

“胡大海，”他用一种悲叹的口气说，“为人千万不要忘本，你想想七八年前，那时候你敢不敢说这个字？你也想想你是怎样过来的，谁把你提拔起来的？你怎么置这份家业的？难道我对你们就没一点好处？”

现在只消一想就会明白，胡大海是完全被激怒了，正像被人揭穿最不名誉的事情一样激怒了。他的脸色很快的黯淡下来，眼里冷冷的闪着愤恨。

“七八年前是七八年前，”他大声嚷道，“那个时候你是大爷，你有地，你有钱。可是现在，现在是现在，你把家业荡光了，你舒服过……我拿钱我给你办事，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要讲良心吗？你要讲良心你应该先问问满天飞是怎样死的！”

这个可怜人仍旧笑着，你怎么能让他知道一点自尊或是生一点气？从他身上，在这时候你才看出那种对于人生的真正冷淡，那种毫无希望，对于一切戟刺都不会感动，都不会再起反应的态度。

“就算我对于你们没有一点好处，胡大海，”他谁也不对的埋着眼睛说，“现在你能说不欠我什么，你可以赶我，自然我来这里只有使你厌弃。但是问问你自己，请想想我当馆主的时候，请想想那个时候的陈世德，那个时候你可没有说‘滚’，你也没有说拿我的钱是你用力气换来的。唉，用力气换来的！”

“老大，你怎么不给客人送洗脸水？”这时候先前的那个女人在厨房里喊。我想她大概是店主的太太。

“秋香，秋香！”陈世德忽然转过头去大声向外面喊道，脸上现出讥讽的带着肉欲的笑容。“胡大海说我对你们没有好处，你是有良心的，你说说我当初待你好不好，你自己想想？……”

“呸！”秋香在那边重重的啐了一口吐沫，接着不知又咕噜着骂了些什么。

“哦，先生！”

他摇着头，无限感慨似的向我笑道。

“你看看现在的人？他们都会吃过糖咬你的指头。人家说善有善报，这可就是报答我陈世德的！报答用过大钱，作过数都数不清的好事的陈世德的！你要良心，现在的良心可都向下长啊！”

接着他又一半报复一半解嘲的发着牢骚。

“请问，”我忍不住打断他道，“你就是无望村的馆主，就是那个陈世德吗？”

现在他好像忽然看见了光亮，忽然获得了救援，脸上极有光彩的笑了，好像就在这一瞬间他又有几分回复到八年前了。

“正是啊，你听说过的，先生，”他拍着光光的膝盖，用极充足的声音说，“你先前自然是听说过的，无望村只有一个馆主，天下只有一个陈世德！”

这个乞丐正是陈世德，妇孺皆知的陈世德，无望村的馆主！我很快的想到八年——十年以前，这所谓胡大海是他的仆人，他的马童，他的跟丁，同时，也是他的食客，至于那个秋香——我猜想是他家里的婢女，他自然也曾玩弄过她，正像他曾经跟无数女人发生过关系。那时候他——就是现在的这个龌龊，潦倒，堕落，对于生活只有冷淡，到处惹人厌恶的陈世德，他曾经率领着他的戏班子巡行各处乡镇。我还记得——这些事情至今还都清楚的显现在我的心里，他戴着皮帽，穿着缎褂，缎袍，缎鞋，腰里束着黄绦腰巾，骑了他的千里驹在大路上驰骋，以至惊动整个戏场。

一个人指着跟我说：

“陈世德 陈世德！”

另一人又跟我说：

“你看见吗？哪，馆主。那个骑马的就是馆主！”

那时候他的年青，有钱，华丽，最重要的是他的慷慨，他曾经怎样像一个王子一样惹人注目！同时他又是怎样骄傲，怎样尊贵，又怎样像把全世界的祸福都不放在心目中啊！

然而岁月过去了，这些都成了使人惆怅的幻梦。现在回想起来，把十年前和十年后比起来，这好像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嘲笑，所有的金钱，名誉，骄傲，尊贵，华丽全成空虚，连陈世德都已失去原来面目，无疑的他曾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吃过常人没有吃过的大苦，现在连当初在他脸上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特色都消灭了。



我们首先应该讲到无望村的历史：无望村原来的名字是吴王村，它由一个同样名字的庙宇得名。吴王庙原先建立在吴王村后面的旷野，就是我们先前看见的荒场上，现在是早已不存在了。这个村庄以现在的这名字在人们心目中出现至今不过二十五年，顶多三十年，而且正合乎一句成语，正所谓“昙花一现”，仅仅在五年中，至多七年中，它被人们称道。人们并没有把它完全忘记；当什么人偶然提起它，人们仍旧记得：先前多好一份财产！

无望村，它正像从我们有历史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无法计算的大人物，在当初，他们身居要津，人们说炙手可热。不幸有一天他们的运气过去了，人类是势利的，他们只看见摆在眼前的东西，接着他们就把这些失势的大人物忘了，即使谈起来的时候也只当作历史材料看了。

人们对于无望村也就是这样。

但是假如我们来的更早一些，假如在三十年前，我们肯费一点力气，我们去访一访这地方的“社书”（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或是去看一看丈量吏——不，不，我们不必这样麻烦；我们只消问一问无望村或者附近的村庄上——柿园集，赵家楼，破落寨，再远一点，譬如梦喜庄的所谓父老。

请问：

“吴王村的陈家有多少田地啊，大爷？”

“宝善堂吗？”

这个所谓父老想了一想。

“说是十顷。”

接着他伸出大拇指头，随后他把其余的四个手指全伸出来。

“其实，有这们些！”

于是再接着，我们问第二项。

“吴王村那样茂盛，难道就没有第二家财主了吗？”

这个父老向我们摇了摇手，他一言难尽似的把脸皱起来，同时摇头。

“没有了。只有陈家，别的没有了。”

“那么其余的人家呢？他们都做什么？”

“都是种庄稼的，宝善堂的种庄稼的。”他说都是陈家的佃户。

十顷或者“其实有这们些”——十五顷土地，在北方并不算一个大不了的地主，可是吴王村有这样好的几个条件：第，我们以这里为中心，以五十里作半径，向周围画一个圆，在这圆周之内再没别的地主比宝善堂陈家的土地更多的了；第二，这是一种不幸，然而对于一个地主，它或者正可说是一种大幸，宝善堂男丁不旺，他们没有人口，在三代间这人家都维持着所谓“单传”的传统。因此它不致遭遇大多数地主都遭遇过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它的产业没有被分割。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原先的宝善堂的创业者，陈世德先生的祖父，他是一个真正的“马上皇帝”——这地方的居民是这样称呼这种人的——你曾经看见这种土老儿吗？他们的小衫常常是补缀的，土褐色的；他们的小袄和棉裤同样缀着补丁，它们从蓝色褪成灰白色，在他们的一生中甚至你可以数得出他共总穿过几次长衣。说一句老实话，这些长衣对于他们有什么用，走起路来它们绊你的腿，蹲下去的时候你得把它们撩起来，它们徒然给你增加许多麻烦。并且你看见过这种人，你看见过早晨三点钟——当然他们并没有什么钟表，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极准确的钟表，到时候他们就醒了，天还不明亮，公鸡才刚刚叫第二次，他们就从床上醒过来了。你怎么能使他们睡在床上温习好梦，他们有那么多心思，首先他们要到柴草园里看一看柴草，成垛的柴草；其次他们到牲口屋里

看一看喂牲口的伙计有没有偷懒，他是不是忘记给牲口上草；接着他走出大门，看一看是否有人在夜间砍他们的小树；再接着，他们到地里去，即使是在冬天，地面上铺着连天大雪，他们仍旧要到地里去。这样的人，你要他穿长袍作什么？他们走着的时候老是注意着路上，他们要看路上是否有一根绳头，或是一堆牛粪，他们耳朵里常常塞一枚生锈的制钱，偶然间他们在路上拾来的制钱。他们一年中只穿一双新鞋，身上或手上永远满是泥土。除了泥土和钱他们什么都不认识了。

这个宝善堂的创业者——陈世德的祖父就是这种人。人们说：“他每天是扳着指头过日子的。”

他的一生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他大量购买肥料，尽可能把土地养肥；然后他的长工和佃户把庄稼一车一车拉到场上，再从场上将粮食一袋一袋的送到仓里，从仓里再将粮食一车一车送到市上，最后他用这钱尽可能的买成田地。他从二十岁一直到他的最后就过着这种日子。此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享乐，舒服，休息，全跟他没有关系。他刻苦的活着，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有很多钱，很多产业。他似乎生来就带着这种大胃口，一种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他的耕地渐渐广阔，他的骡马日日增加，他的树木也一年比一年茂盛。

同时人们又说：

“你看宝善堂，他的家运正跟他的树木一样！”

不幸——你已经很难想到这种事情，当初乡下的财主们常常碰着这种烦恼，这个好人有钱，有地，有骡马，有仆人，有又大又坚固的住宅，他却不能安静，不能不被流氓，痞棍和衙役讹诈。

然而所有的亏欠都记在账簿上了。到了他的儿子——陈世德的父亲，局面直完全变了。他的儿子是一个武举，最后的一科武举，人家在背后喊他“三千两”，据说他的武举是用三千两银子买的。但是这没有关系，就各方面来讲，这个武举老爷，或是说三千两老爷，他并不曾辜负他的令誉，就各方面讲，他仍不失为一个好汉。这自然是一种反动，他从他父亲身受的侮辱得到教化，接着自然要复仇了。他很快的就以打架出名。在他的一生中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械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计

算过。最初他打死一个衙役，因为那个衙役讹诈他父亲讹诈惯了，忘记了他的地位；接着他又打死一个邻村的地主，因为那地主在他父亲当权时候占去了他们的田地。他自然不免——并且常常要打官司；当他作宝善堂的主子的时候，大约在二十五年中间，讼师们包围着他，衙役们每天带着传票在他的门房里出现。

他的轿车每天都在车库里伺候着。

“又有什么事情了吗？”人们看见他的车子从车库里拖出来便这样问。

他的车夫照例一面收拾着绳套，一面回答：

“一件小事 我不知道，总是一件小事情。”

在他父亲的时候，守城门的在一年中很难得看见宝善堂的车子从那里经过一次以至两次，现在它每月要到城里去七次，甚至十次。守城门的——其实连它必须经过的那条街道上的居民在内，当他们远远的看见它摇摆着走来，他们便叹息着说：

“三千两又进城了！”

这意思就是说：

“武举又闹出事情来了！”

武举老爷的父亲有的是钱；人们说“衙门八字开”，打死人是小事情，有钱是大事情。他尽量将他父亲的钱往衙门里堆。和这些事情同时，或者是正因为这种缘故，吴王村也很自然的被人家叫作无望村了。

但这有什么关系？假如说他父亲的嗜好是土地，他自己的嗜好就是涉讼。关于他，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传说，一个笑谈，这看起来是很荒唐的，它却是一件绝对可靠的事实。

有一天武举老爷巡视他的庄稼，他很高兴，在路上他碰见他的一个朋友。他们在路上谈着牲口，粮价，新到任的一个县官，一个破落户的情况，并且一路上开着玩笑。

“三千两，”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道，“你究竟跟谁还没有斗过呢？你一年到头走衙门，衙门口的甬路都被你踩光了，你想想我们这周围的人家还有谁你没有斗过？”